



西夏学 第5辑 2010年9月

Xixia Studies, Sep. 2010, Vol. 5

西夏施触地印佛像小考

李 翎

摘 要：论文据西夏存几例施触地印佛像的研究，认为在公元11世纪前后，以触地印为代表的不动佛信仰可能随着内地陀罗尼墓志和经幢的流行而影响到了受汉文化辐射的西夏，从而推测武威杂木寺所刻佛像可能是手结触地印的不动佛。

关键词：西夏 触地印 不动佛

笔者在2000年7月曾考察了西北地区，调查的主要对象是河西段的藏传佛教遗迹，因为这一地段以往一直是藏传佛教研究的忽略地带。7月20日到达武威，得到了武威市博物馆(文化局)赵局长、黎大详先生接待，以后的几天由黎大详及孙寿龄先生陪同，考察了亥母洞、白塔寺、杂木寺、海藏寺、金塔寺、文庙、雷台汉墓等。孙先生介绍了大量的凉州历史与藏传佛教关系的史实和推测，同时也介绍了亥母洞、金塔寺、杂木寺的挖掘清理情况，收获颇大。通过考察认识到，河西走廊对于藏传佛教进入内地并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造像的发现，对于了解西夏佛教艺术的演变，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杂木寺石刻，为新发现的佛教遗迹，目前尚没有发掘，我们当时看到的是一个残损的塔基，寺院全无。据村民回忆，塔底原为圆形，上面也是圆的，因此推测可能为覆钵式塔，塔高约20米。在调查中，根据孙寿龄先生的指导，我们看到了残塔基和塔基下的石刻佛像。¹

残画约长1.7米、宽1.5米，分为上下两排，上排五佛，下排四佛，两排之间以联珠纹相隔，莲座下是相背的双马。孙先生说，当地人称之为“吻唇马”。这种称谓，实际上是将单位纹样串连起来，形成二方连续后得到的视觉印象，即原本一组相背的马与另一组相背的

¹ 石刻发现后，经孙寿龄先生等人的呼吁，当地百姓自发地将石刻保护起来，在石刻的位置上用砖砌了一个小屋，并安有门锁。

马相接时，衔接处背马就形成了头头相对的“吻唇马”。另外在左边下部还残存两像不清。因此全部共有十一尊佛像。右下有藏文刻字，辨认为××佛。下排造像的头光处，尚残留有颜色。从存留的九佛看，姿态基本相同，都是右手胸前施说法印，左手施与愿印，着袒右袈裟，跏趺坐于莲花马座上。后笔者著文《杂木寺石刻——兼谈拏具的演变》，²文章的结论是杂木寺石刻，可能早于流行藏传佛教的西夏历史后期，而属于西夏历史的早期，相当于北宋时期。文后笔者列出了有待解决的四个问题是：

一、两排佛像，一排为有靠背拏具的造像，一排为有头光、背光的造像，是何用意？按整个塔基来看，现存石刻所占面积很小，因此无法知道已经残毁的部分有没有别的造像，残像与整体的关系如何？

二、佛座为马座，通常表现的是五佛中的宝生佛，如果这里表现的就是五佛中的宝生佛，但手印又出现错误。因为宝生佛的手印通常是右手施与愿印，左手胸前说法。而这些刻像袒右没有问题，证明不是由于图像反了才造成的错误。因此，如果按照宝生佛的标识比对，其表现的手印，左右手则是反的。还有一种推测，就是当时没有严格地按照五佛的手印进行造像，而是以一种流行的像式为范本来表现的。即左手下伸执衣缘，右手胸前施无畏印，如同五六世纪至十一世纪都在广为流行的佛像样式，如此，杂木寺佛像的手印就不存在错误，原以为向下伸展的左手，由于石刻不清，也有可能就是在抚弄衣缘。因此，如果表现的是宝生佛，那么这样重复地表现，用意何在？

三、从构成关系看，拏具中，最基本的纹饰是摩羯和狮羊，可以说后来增加的四拏是在这个基本装饰上，进行的不断加工，并衍生出所谓的宗教意义，那么，摩羯和狮羊在佛教，或者说在印度所具有图像学含义是什么？

四、正如本文前面所说，据村民的描述这一残塔基可能曾是覆钵式塔，那么就是说它属于典型的藏传佛教礼拜的塔式，而其刻制的造像则反映为汉地早期的样式，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³

杂木寺两排一样的佛像一直困扰着我，近日的学习对于结触地印的佛像有所心得，因此想就其中的问题二进行再讨论。

笔者认为，杂木寺石刻佛像表现的可能是不动佛，而不是宝生佛，是公元11世纪流行的阿閼佛灭罪信仰的反映。本文所用的主要图像资料为：1. 结触地印佛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编号 X2323；2. 结触地印佛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编号 X2326；3. 武威杂木寺西夏石刻佛像。

盛唐以来，由于大量密教经咒的译出，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信仰，尤其到了宋辽时期，在丧葬文化中开始流行和破地狱有关的真言咒语，加之唐代以来流行的经幢这种礼拜形式，很快将这种相关的咒语通过建立墓幢的形式普及开来。⁴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于朔州的两所墓幢之一，为辽天祚帝乾统十年(1110)李谨为亡故的子、媳所建的墓幢，上刻梵、汉“阿閼如来灭轻重罪障陀罗尼”。虽然实物不多，但说明当时这种与阿閼佛有关的陀罗尼有一定的信众。

对于不动佛(阿閼佛)的信仰，最早体现在唐不空译《阿閼如来念诵供养法》，该经一卷，又称阿閼供养法、阿閼如来念诵法、阿閼念诵仪轨、阿閼轨，即劝请供养阿閼如来之法。内容叙述行者先入本尊之精舍，面向东方，长跪合掌、忏悔、随喜、劝请、回向、发愿，其次于本尊像前结跏趺坐，或半跏坐，为救济安乐一切有情，令速证无上菩提悉地，明示诵诸真

2 李翎《杂木寺石刻——兼谈拏具的演变》，《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

3 安史之乱后，这里曾被吐蕃人占领，是否可以推测由于塔的礼拜比较久远，因此已经定型了的藏传佛教覆钵式塔传入这里，而佛像的刻制则可能由汉地工匠或受汉地影响的西夏人，甚至吐蕃人来完成的？

4 参见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54页。

言等法。在这部经中，就说明了不动佛对于各种罪的宽恕：“我从无始时来至于今身。所作众罪十恶四重五无间等无量无边。今对一切诸佛大菩萨前。深生悔恨发露陈。”另在《悲华经》里“阿閼如来”也发有相似的大愿。由于阿閼如来对于各种罪的灭度，在宋辽时期“阿閼如来灭轻重罪障陀罗尼”可能比较流行。不仅在幢上有体现，这种思想也渗透到丧葬文化中：1965年6月，在辽宁省法库县柏家沟乡前山村发现了辽墓一座。墓内出土有辽大安六年(1090)《萧袍鲁墓志铭》一合。上刻汉字楷书志文三十八行行四十一字。志盖呈覆斗式。平顶处刻汉字篆书“故北宰相萧公墓志铭”三行九字，盖背面中间刻契丹字楷书志文十五行，每行字数不等，最多者为二十五字。背面右上角刻有汉文“阿閼如来灭轻重罪障陀罗尼”⁵。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实物材料，我们知道，与丧葬文化有关的实物保存下来并不容易，比如一些纸质的经文佛像，大多在仪式中烧毁了，这种现象在现在的丧葬活动中还可见到，因此这样的造像和经文在当时可能存在一定的量。当然，可以出现在墓志和陀罗尼经幢(墓幢)上的这种阿閼佛信仰可能不会超过净土信仰的流行情况，但当时其在民间流行的情况也可见一斑，当时的影响可能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更大。由于西夏与宋的文化交通，宋辽时期内地的这种信仰情况可能直接影响到西夏的佛教传播内容，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除了这种墓幢和墓志的出现以外，就是现存的西夏时期的触地印佛像。

所谓不动佛，图像学特征是：佛结跏趺坐，一手结定印，一手施触地印，通常在佛的双脚前置金刚杵。这一姿态的佛像，其图像学含义是表示佛在菩提树下觉悟成道，一手触地，请求地神作证的一刻。这种佛像通常称触地印佛像，在五方佛中以不动佛来表示。密教以此佛为金刚界五佛之一，象征大圆镜智。位于五解脱轮中之正东月轮中央，前方为金刚萨埵，右方金刚王菩萨，左方金刚爱菩萨，后方金刚喜菩萨。形像为黄金色，左手作拳安于脐前，垂右手触地，即所谓阿閼触地印。密号为不动金刚。

X-2323号藏品，棉布彩绘，12世纪作品，74×55.5公分，现存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图录《丝路上消失的王国》中收有此画。主尊黄色，穿红色袈裟，头髻上有红宝珠，右手施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座前有一金刚杵。整个画面另有29尊像，据图录，左右是白色的观音菩萨和黄色的弥勒菩萨，上方是五如来。

X-2326号藏品，棉布彩绘，12~13世纪作品，49.2×39.5公分，现存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图录《丝路上消失的王国》中收有此画。在一个大塔内龕中(此塔据图录，为大觉寺)，佛跏趺坐于宝座上，左手结定印，右手施触地印，黄色身形，着红色袈裟，双脚前方置一小金刚杵。左右是黄白二色立姿菩萨，所图录说是白色的观音与黄色的弥勒。此画值得注意的是在塔的后方有三叶形的树，在此可能表示的是菩提树，即表示佛在菩提树下的觉悟成道。

以上两幅画中表现的都是金黄色的不动佛，即表明觉悟得道的佛。这种绘画在西夏存留不多的佛像中显得比较突出。由此，笔者想到2000调查年杂木寺石刻佛像中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再回顾一下杂木寺佛像：残画分为上下两排，上排五佛，下排四佛，两排之间以联珠纹相隔，从存留的九佛看，姿态基本相同，都是右手胸前施说法印，左手施与愿印，着袒右袈裟，跏趺坐于莲花马座上。莲座下是相背的双马，下排造像的头光处，尚残存颜色。通过以上材料，笔者以为这里表现的二排佛像可能是不动佛。

首先，佛像都是手结触地印，而不是笔者前文认为的结与愿印，虽然从图像志的角度说，出现了左右手倒错的现象，或许这是一种等级不高的民间造像，出现手印倒错也不奇怪，仿佛民间对于观音称呼“观音佛”一样。正确的描述可能是：佛右手胸前结说法印，左手施触地印。其次，联珠纹和马纹，可能是源于中亚的一种装饰纹样，与五佛的生灵座没有直接的联系，不是属于乘马座的宝生佛。这样反复表现施触地印的佛像，可能的解释只有一种，那

5 关于此墓志的研究参见阎万章《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考释》，载《民族语文》1988年第3期。

就是公元十一世纪，西夏受内地影响，出现了对于阿閼佛灭罪的信仰，在墓幢和墓志这种形式之外，又出现了这种反复表现一种佛像的石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是否可以推测当时还有纸质的重复表现不动佛的画像，只是在一些仪式中烧毁了或尚没有发现或辨识。

所谓杂木寺可能是以覆钵塔为中心的一个寺庙，而塔的建造又与墓葬文化有关，因此这里表现的不动佛石刻，与墓幢和墓志出现的“阿閼如来灭轻重罪障陀罗尼”在性质上是一致的。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